

会长专栏 | Huizhang Zhuanlan

□ 天津市山西商会会长 张世伦

1968年2月6日。

这一天的凌晨似乎来得晚了些。

我早早起了床,走到窗前,抬首仰望苍穹。黑暗的云层正在慢慢被风吹开,东方露出一道曙光。

楼下门响,柴清泰回家了。只听他轻轻喊:世伦,世伦,你起床了吗?我跑下楼,看见他一脸疲惫,眼睛都熬红了。我说:怎么?您一夜没睡?

他兴奋地说: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你们厂的四名造反派坏头头,昨夜已被一网打尽!还有一名从犯在逃。赃物除挥霍的以外,全部缴获……

柴清泰的话还没说完,我忍不住兴奋地跳了起来,伸出双臂小声喊:毛主席万岁!解放军万岁!还有,还有柴大哥万……他一把捂住我的嘴,说:你瞎说什么!有前两个万岁就行了,你喊我万岁,你让我倒霉呀。

我说:什么呀!我是要说:柴大哥万苦千辛,办案子万无一失,抓坏蛋万夫莫当,还有,柴大哥的正义精神万流景仰……柴大哥笑着说:行了,行了,我只求万事大吉、万事如意就行了。

柴大哥接着说:杨警新军代表今天下午要见你,和你谈谈,要慰问你这位受害者呢!军代表还说,可能要召开几千名群众参加的公审这几个坏人的大会,他提议让你作为受害者代表在台上控诉呢……

柴清泰说:今天中午,咱俩出去找个饭馆喝两盘,庆贺庆贺。我说:对,为了法网恢恢,疏而不漏;为了阳光普照大地,也普照到官沟大街(柴家所住街道),是该庆贺。

1968年元旦。我坐在椅子上,看着书桌上的闹钟,时针过了零点,我心想,新的一年开始了,我的命运是不是也应有新的开端呢?

法网恢恢



我俩都笑了。这一年多,我有时也笑,但都是在危难时的苦笑,这一次我是畅怀大笑了。

我对柴清泰说:我很久没有这样笑了,虽然笑得最晚,但我笑到了最后。

午饭后,军代表约见的时间快到了,我俩从北马路上向大胡同派出所走去。想起去年由天津逃往北京,后来又由北京潜回天津,那时,走在路上,都是压低了帽檐,低着头,惟恐让人认出我,仿佛自己是个潜逃的罪犯。今天,我摘了帽子,挺胸昂首走在路上,

真好!这两种极大落差的心理感觉,又有几人能体会到?

杨警新军代表,个子不算高,瘦瘦的,很和蔼,一笑一个酒窝。他热情地让我坐下,第一句就是:你受委屈了。我说:感谢您对我的关心。

杨警新说:你那个卧底岳建,为我们调查取证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次我们对破坏天津治安罪行最严重、影响最恶劣的7个犯罪分子首先进行了抓捕。这7个人中,你们厂就占了4个,你们厂是重灾区啊!

我说:是啊,谁也想不到,天津上

千人、上万人的单位也不少,怎么重灾区是在一个街道办的小厂子呢,而我恰恰就在这个厂里。

杨警新说:你命不好呗!

我说:不!我命好,这是给我提供磨练的机会了。

杨警新先是介绍了几个罪犯的情况,然后接着说:本月中旬,上级要在红桥区体育场召开“打倒无政府主义,斩断黑手公审大会”,有三个发言,一个是被抢劫的单位代表发言;一个是你们厂的那个岳建,代表受蒙蔽的造反队员,揭发坏头头的罪行;再一个就是你代表受残害的群众发言。紧接着,还要在第一工人文化宫,召开广播、电视转播的批斗大会,也是你们三个人发言。我们就是要大造声势、大造影响,来震慑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,维护天津的治安秩序。你把发言材料准备一下。

我说:好,没问题。

杨警新话锋一转,又接着问我的文艺专长。我说,我会拉琴,会作词作曲,组织过文艺宣传队,会编演节目。杨警新又详细了解了组织宣传队的情况。我很奇怪,军代表怎么关心起我的文艺专长?这和公审大会有什么关系?总不会让我在公审大会上演个节目吧?

我忍不住问道:杨代表也喜好文艺吗?

他说道:不,我是在为你考虑。你们厂几个犯罪的造反坏头头虽然抓起来了,但你厂夺权后,仍由造反派掌权的形势没有改变。社会斗争大方向仍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,以你的情况,你回厂后,政治上不会翻身,你的才华也很难施展。

我说:您说得很对,分析的很深刻,那怎么办呢?

他说:现在,军宣队的军代表要组建脱产的“三条石工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,急需找一个懂文艺,有专业领导能力的人来组织。柴清泰曾向我介绍过你在这方面的经历,我觉得你是非常适合的人选。如果我们把你推荐过去,很可能会从厂里借调过去,协助军代表组织文艺宣传队。我想,如果你去了,既脱离了对你不利的工作环境,还发挥了你的文艺特长,时间也相对宽松,有利于你的自学,一举三得。当然,这要征得你的同意。你是愿意回厂工作呢?还是借调走呢?你自己定。

我说:您为我想得太周到了,太谢谢您了。我当然愿意借调,而且,这项工作我轻车熟路,一定让支左部队满意。

从派出所出来,我回到了柴清泰家,心里兴奋极了。也奇怪了,每到我人生的关键时刻,总有个贵人或转机立马摆在我面前,就像老天早给我安排好了似的,太有点戏剧性了吧。

没过几天,我被通知去见六片军宣队的首长——王军代表。我当面谈了我的文艺经历,甚至提出来组建“三条石工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的可行性方法和步骤。军代表满意极了,当场拍板,由部队去厂里谈借调,公审大会后,立刻来报到。

公审大会后,厂里已同意我借调。我到支左部队报到上班,又在一个新的环境书写我的人生故事,那就是后话了。

离奇的传说,是大自然奥秘给鸣沙山涂上了一层神秘绚丽的色彩。

大漠奇观——鸣沙山

□ 陈钰

鸣沙山像一条巨龙,横卧在敦煌城南。山体由米粒般的流沙堆积而成。它像金子一样灿黄,绸缎一样柔软,少女一样娴静,凤凰一样美丽!它东起莫高窟,西止睡佛山下的党河水库,绵延40多公里,南北广布20多公里,最高处海拔1715米。远远望去,峰峦高低起伏,加刀削斧劈,景色奇丽、蔚为壮观!

游人非常喜欢登鸣沙山。但要登上山顶,可真不容易,虽无攀华山之惊险,但与登泰山一样艰难!绵绵细沙,进一步,退半步,似乎行而无进,只好手脚并用往上爬。登上山顶,那一道道沙峰如大海中的金色波浪,气势磅礴,汹涌澎湃。细看那山坡上的沙浪如轻波荡漾的涟漪,时而湍急,时而潺缓,时而萦回满旋,真是迷宮有致,妙趣横生。还有那沙山下的一泓清泉,像一妙龄少女,温存的依偎在情人的怀抱中。极目远眺,天地豁然开朗,心胸顿时开阔,童心不由萌发!下山最为有趣,顺坡而下,只觉两肋生风,一跳十步,驾空驭虚,仿佛有羽化成仙飘飘然的感觉。当人多结伴下滑,堆动流沙疾速下跌,只见沙浪滚滚,犹如山洪奔泻。此时就会听到咚咚咚的响声,似敲锣打鼓,又像笙笛吹奏,令人动魄惊心而又玩味无穷。

鸣沙山是怎样形成的?为啥发出锣鼓声?这是敦煌自然景观中的一个谜。相传很久以前,鸣沙山是苍郁茂盛的青石山。月牙泉畔神庙多,每逢庙会,都要唱戏敬神。有一年正月十五闹社火,泉畔社火队云集,锣鼓喧天。不料,惊动了瀚海沙漠中的黄龙太子。黄龙太子凶猛残暴,吼叫一声,就会黑风四起,积沙如山。这晚,它难耐寂寞,偷跑出来看社火。看到精彩处,激动得大声叫好。霎时飞沙倾泄,一座沙山平地而起,将所有的人全压在黄沙下面。黄龙太子自知罪行深重,回去也无活路,便一头撞死在青石山上。从此,月牙泉前后都有沙山。山底下的无数冤魂,便经常敲锣打鼓,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。直到今天,当地人说:“后山响,轰隆隆。前山响,鼓锣声。”

离奇的传说,是大自然奥秘给鸣沙山涂上了一层神秘绚丽的色彩。其实,历代文献对鸣沙都有明确的记载。最早见于两千多年前的东汉《辛氏三秦记》。其云:“河西有沙角山,峰崿危峻,逾于石山,其沙粒粗色黄,有如干粒……”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记云:“水有悬泉之神,山有鸣沙之异”唐书《元和郡县志》云:“鸣沙山一名神沙山,在城南七里,其山积沙为之……”敦煌遗书中的有关记载更为详细。因之,鸣沙山古称沙角山、神沙山。清代将“沙岭晴鸣”列为敦煌八景之一。

对于鸣沙山的鸣响之谜,古人难以理解,只好用传说故事来解释。进入科学高度发达的现代,对此谜进行了科学的探究和推测,观点较多,主要有三说:

第一种为静电发声说。认为鸣沙山沙粒在人力或风力的推动下向下流泻,含有石英晶体的沙粒互相摩擦产生静电。静电放电即发出声响,响声汇集,声大如雷。

第二种为摩擦发声说。认为天气炎热时,沙粒特别干燥而且温度增高。稍有摩擦,即可发出爆裂声,众声汇合一起便轰轰隆隆而鸣。

第三种为共鸣放大说。沙山群峰之间形成了壑谷,是天然的共鸣箱。流沙下泻时发出的摩擦声或放电声引起共振,经过共鸣箱的共鸣作用,放大了音量,形成了巨大的回响声。

(摘自四川省甘肃商会网)

海南渝商会歌

作词:陈宁

念白:一个巴掌拍呀拍不响,三个汉子噙声震天,

众人拾柴唆火焰高哇,齐心伙力哟济沧海。

告别三峡家乡,奋勇闯天涯,

我们在商海中搏击成长,满腔热血,奋发图强,

重庆崽儿雄得起哟,

勤劳致富斗志昂哟,

勤劳致富斗志昂。

冲锋号角吹响,国际旅游岛,

我们在商海中壮大成长,乡音未改,麻辣豪爽,

巴渝汉子迎难上哟,

建设海南挑大梁哟,

建设海南挑大梁。

同心同德同乡,商会是我家,

我们在商海中共同成长,携手互帮,做大做强,

山城儿女闯天下哟,

要为家乡增荣光哟,

要为家乡增荣光。

(摘自重庆市总商会会刊《渝商·海南特刊》)

会徽赏析 | Huihui Shangxi

团结一心 走向辉煌

——宁波市湖南商会会徽释义

此标识以团结上进,不断拓展为主要创作中心点,以湖南省的简称——“湘”字进行画龙点睛,表明地域性。又衬以红色半球,表示太阳,也表示力量与信念。下面三条流畅的线条,暗指宁波三江口,从而表明区域性,又似三双手臂,紧紧挽在一起,托起太阳,托起明天,向未来出发,表明全体会员上下团结一心,不断拓展,进取,走向辉煌的明天!

游记 | You Ji

按理说,头上包着黑头巾,外衣长过腰部的女孩,肯定不会像穿三点式比基尼的欧美女孩那样有吸引力。可是到了伊朗,你才会发现,遍地的波斯美女,即便只露双眼还是能勾人魂魄。

走进波斯美女的故乡

我闯荡世界多年,到过不少国家,对各国风土人情,可谓略知一二。如果搞个世界各国排行榜,综合排名第一的肯定是美国,而伊朗也绝对可以获得这么几个单项第一:一、伊朗的美女比率世界第一;二、伊朗首都德黑兰是世界上最堵车的城市;三、伊朗是世界上最让美国头疼的国家。

北京这几年的堵车是全国闻名的。跟北京相比,曼谷,纽约,香港的堵车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只有到了伊朗之后,才发现这世界上竟还有比北京更堵的地方。

从北京起飞,到迪拜换乘伊朗航空公司班机到德黑兰机场,接机的是一个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了30年、刚刚回到伊朗不久的Abidi博士,寒暄过后,兄弟顺口一问:“从机场到宾馆需要多少时间?”

Abidi的回答是:“不肯定,也许15分钟,也许两个小时”。

“为什么?”兄弟不解。

“Traffic! (交通拥堵)”,Abidi答。“今天有什么重大活动?”

“不,天天如此!”

北京堵车一般是在早7点到晚九点,德黑兰是从天亮一直堵到半夜12点,而且天天如此。

拿我们可爱的小老头Abidi博士来说,这位老哥在美国洛杉矶开车30年(去过的人知道,洛杉矶车速也是相当快的),车技不可谓不佳,可是回到德黑兰开车5次,竟然出了4次交通事故,如今再也不摸方向盘了。

另外,伊朗车虽然很多,但大部分都是破车,而且铁皮车居多(就是一个铁皮包起来,没有空调),据说的Taxi安全带没法系,只好捆在身上,更夸张的是,有的Taxi坐在车里,低头还能看到路面,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脚伸到车底下了。

伊朗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要求外籍女性遵守当地的“Dress code”(着装规范)的国家——外衣要长过腰部、要戴头巾,也就是说,必须把头发和屁股包起来,因为伊斯兰教义认为,婀娜身材和美丽秀发是一种诱惑。跟我一起出访伊朗的我们公

司市场部和商务部的两位妹妹,本来还没把这当一回事,我们伊朗合作伙伴特地在我们出发前打电话到北京,告诉我们说2002年3月,中国国务委员吴仪访问伊朗也不能例外,否则,有可能被宗教警察抓走,吓得她们在迪拜机场就赶紧包上了黑头巾。

按理说,头上包着黑头巾,外衣长过腰部的女孩,肯定不会像穿三点式比基尼的欧美女孩那样有吸引力。可是到了伊朗,你才会发现,遍地的波斯美女,即便只露双眼还是能勾人魂魄。欧罗巴人种的伊朗姑娘个个大眼睛双眼皮,深眼窝长睫毛,白皮肤高鼻梁,面部像雕塑一样有形,不用化妆也漂亮。

由于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,伊朗损失了约60万青壮年男人。战后,该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。由于伊朗男子有寻找比自己年轻的女孩结婚的习俗,因此至少有140万名年轻女性可能会丧失结婚的机会。虽说伊朗的失业率虽高达40%,谋份饭碗极其不易,但对伊朗美女来说,找丈夫比找工作难多了。

在婚姻方面,很多伊朗女孩都非常现实。有人问过很多女孩同样的问题:如果一个男人非常爱你和你的家人,并且相貌英俊,人品也好,但就是太穷,你愿意嫁给他吗?伊朗女孩无一例外地脱口而出:“No!”

有一位伊朗的出租车司机,为了两个正在念大学的女儿,不得不打两份工:白天开出租车,晚上去餐厅当侍者,他如此辛苦让女儿上大学,目的不是为了她们毕业后找工作,而是因为伊朗学校多是男女分校,只有大学是个例外,大学校园也是理所当然地成为女孩子们寻找男友的最佳地点,所以,女孩上大学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找工作,而是为了找老公。

所以,伊朗不仅遍地是美女,而且只要你愿意,很容易就可以娶一个回去。不过,不是露水夫妻,而是明媒正娶。据说几年前,有个中国人在德黑兰驾车时不小心撞倒了一个伊朗老太太,老人家不要赔钱也不



上医院,唯一的要求,就是让对方在她两个未出嫁的女儿里任选一个娶回家,两个都娶更好。那个中国人被纠缠了很久,最后才把事情平息。

伊朗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手挽着手的恋人,在伊朗这个穆斯林国家,男女有别的观念深植于每个人的头脑中,除了丈夫和血亲,女孩根本不能跟异性接触,连单独说话也算犯法。不过,借工作之便,我们倒是逮着不少跟伊朗女孩单独聊天的机会。

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伊朗父母心中根深蒂固,在父母眼里,儿子才是他们的希望,而打理家务、照顾弟兄是女儿的正事。有些父母为了减轻负担,甚至在女儿十五六岁时就开始为她张罗婚事。伊朗母亲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和别人大谈特谈自己的儿子,开场白永远是一腔陶醉地说:“哦,我的儿子!”

由于长期受美国制裁,所以伊朗没有麦当劳,也没有肯德基,但是可以买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。

另外,伊朗可能是全世界最容

易点菜的地方了,因为所有的餐馆几乎都是同样的菜单。

伊朗的电视节目也很无趣,甚至比不上朝鲜,好不容易有个电视剧,情节也是简单得很,刚看开头,基本就可以猜出结尾。

伊朗没有舞厅,没有卡拉OK,没有独唱女歌手。有一次合作伙伴宴请我们,吃了一晚上的饭,喝了一晚上的无醇啤酒,听了一晚上男歌手的唱歌,还真什么也没有听明白。

不过,伊朗人自有他们自己的娱乐方式,就是开party,什么生日party、婚庆party等等,在美国也常见伊朗人在一起开party。

此外,伊朗男人很聪明很能干也很团结,在美国,我有不少伊朗朋友,事业发展得很好,跟我们一起在全美第二大矿——西弗吉尼亚州(West Virginia)的Arch煤矿(年产量1300万吨)部署井下无线通信系统的美国公司,就是伊朗人开的。

(摘自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会刊《北京闽商》)